NIHONGO NO GAKUSHU TO KENKYU 日語学習与研究
2020年 第2期 总207号

使役句‘让’和「させる」的汉日对比研究
——基于语义用法的新分类

成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胡君平

[摘　要]　以往使役句的汉日对比研究多基于日语「させる」的早期分类展开。本文将汉语使役句特有的语义用法也纳入研究范畴，借鉴日语近期的分类成果，重新梳理了汉日使役句“让”和「させる」的语义用法、句式特点及对应关系，并进一步指出了不对应情况的汉日互译形式：①指示容许；②心理诱发；③他动为两者共通的语义用法，均存在汉日对应和不对应情况；④客体原因；⑤间接命令；⑥行为规定为汉语特有；⑦反身；⑧责任为日语特有的语义用法。

[关键词]　让　させる　使役　语义用法　汉日对比

引　言

关于使役句的中心语义，早津惠美子（2004：128）做了如下解释：“谈起使役句，我们首先会想到‘家长让孩子打扫门口’‘教练让选手跑10公里’之类的句子，表达事态如下：人通过命令或请求等形式推动他人进行某动作，他人受其推动进行该动作”（笔者译）[1]。另外，森田良行（2002：194）强调“日语使役句可表达较强的意志性行为乃至较弱的因果关系，其语义效用脱离了「させる」的功能，逐渐向动词所表述的自动和他动的语法领域转移”（笔者译）[2]。语言事实显示，汉语和日语中除了“家长让孩子打扫门口”之类的中心语义外，还有很多如“这本书让我找了三年”“前面不让右拐”「経済を活性化させる」「庭の桜が花を咲かせた」等向自动和他动语法领域转移的边缘语义用法。

使役句的汉日对比研究已有诸多成果的积累，其中杨凯荣（1989）、孙艳华（2001）、林彬（2006）、高桥弥守彦（2013）等较具代表性。杨凯荣（1989）对汉日使役句的句式涉猎较广，考察了日语「させる」「てもらう」「ようにいう」「他動詞文」和汉语“叫、让、使”“使役兼语式”“使役动词”的语义和句式特征。有关「させる」和“叫、让”的对比分析主要从共通性、构造差异、语义（「誘発使役」和「許容使役」）、使役者和被使役者的生命性四个层面展开，强调「させる」包含被使役者的动作（例如：＊行かせたけれども、彼は行きませんでした）。而汉语则不包含（例如：我让他去，可他没去）。中岛悦子（2007）持相同观点，并主张汉语“让”字句的语法范畴未分化，多种用法相叠合，需要依据上下文进行区分。

孙艳华（2001）基于『日本文法大辞典』中使役句的七大分类，考察了「させる」和“使，令，叫，让”的对应关系，指出日语「させる」的①强制②许可③放任三类语义用法与“让”对应，而其他情况对应关系复杂。例如：④“非本意A人类非意志的感情”对应，而“B不良结果客观事态”不对应；⑤“A有情物的无意志动作”对应，而“B非情物的动作”难对应；⑥“身体部分动作”不对应；⑦“原因A被使役者是非情物”难对应，而“B被使役者是有情

物的（A）人类非意志感情”对应，“（B）客观结果”难对应。

林彬（2006）通过对夏目漱石的小说《心》和中文译本的分析指出：汉语使役句的使用范围远大于日语；日语「させる」句式，其使役者的身份地位必须高于被使役者，礼貌制约性强，而“让”字句则不受限制；当被使役者为无生命时，「させる」可以表示反身和他动等语义，而汉语不能。

高桥弥守彦（2013）从连语论角度出发，设定了“受主体影响的客体的使役行为”（「仕手の影響による受け手の使役行為」）的连语成分“使役的连结”（「使役のむすびつき」）。并基于“使役的连结”，将汉日使役句分为以下三种用法：主体对客体的推动、客体征求主体许可、源于主体的影响。

概观前人研究，以下主要观点极具启发性：「させる」包含被使役者的动作实现，其礼貌制约性强，可表示反身语义；“让”的语法范畴未分化，使用范围大于「させる」；除强制、许可、放任三类语义用法外，汉日使役句对应关系复杂。但是，本文认为上述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

1）分类基准：前人研究多基于日语早期分类，围绕“诱发”“容许”“反身”等语义用法展开，忽略了诸如“这本书让我找了三年”“前面不让右拐”等汉语特有的用法，缺乏汉日双向的统一新分类。本文从中国人日语学习者的立场出发，将“让”字句特有的语义用法纳入研究范畴，借鉴日语近期的分类成果，基于汉日语义用法的新分类，重新梳理汉日使役句的句式构造、对应关系以及互译形式。

2）汉日对应关系：杨凯荣（1989）等研究认为「社会を<u>発展させる</u>」之类相当于他动词用法的使役句，与汉语的“发展～”“<u>使</u>～发展”相对应。但是，如「企画を促進させる」和“*让企划促进”所示，汉日共通用法中同样存在不对应现象。本文认为共通用法有待细化分类，以便进一步探讨汉日对应关系。

3）分析例句：前人研究的分析例句以笔者造句、日本小说和中文译文为主，有待加强汉日双向、均衡的实例分析。本文从汉语《CCL检索系统》（以下简称为“CCL”）、日语『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以下简称为“BCCWJ”）、《中日对译语料库》（2003版）（以下简称“对译”）收集实例，展开分析。

基于上述日语表达方式需不需要换中文表达，本文借鉴日语近期的分类成果，将“让”字句特有的语义用法也纳入研究范畴，通过语料库实例分析，重新探讨“让”和「させる」的语义用法、句式特点、对应关系及互译形式。

1　语义用法的新分类

关于日语使役句的定义，日本语记述文法研究会（2009：257）指出，使役表述的是能动句中不存在的人或人物作为主语（使役者）对该能动句事态成立的影响。另有高见健一（2011：150）认为，使役是指通过主语（使役者）的指示等，诱发宾语（被使役者）因自身意识或力量促成某事态。由此可见，“使役者对事态的干涉或影响”可谓使役的关键。

高见健一（2011）将「させる」句分为有意图和无意图两大类，另将有意图的下层分类分为“强制、说服、指示、容许、放任”五小类。从日语教育立场看，高见健一（2011）的下层分类过多，且上述五小类与汉语“让”基本对应，其分类不利于中国学习者的日语习得。

因此，本文借鉴日本语记述文法研究会（2009）的五种分类，以“使役者对事态的干涉或影响”为统一分类基准，对“让”和「させる」进行语义用法新分类。日本语记述文法研究会（2009）的分类如下（序号为本文所加）：

（1）警察官が男を<u>止まらせた</u>。（能动使役句（笔者译）[3]）
（2）申請者を全員<u>入国させた</u>。（受容使役句）
（3）鈴木の突然の来訪がみんなを<u>驚かせた</u>。（原因使役句）
（4）私は車を<u>走らせた</u>。（他动使役句）
（5）私は飼い犬を<u>死なせた</u>。（有责使役句）

（日本语记述文法研究会，2009：261）

为凸显汉日使役句的特点及对应关系，本文

提出如下语义用法新分类，共八类。“让”和「させる」共通的语义用法：①指示容许、②心理诱发、③他动；“让”特有的语义用法：④客体原因、⑤间接命令、⑥行为规定；「させる」特有的语义用法：⑦反身、⑧责任。

2 “让”和「させる」共通的语义用法

“让”和「させる」共通的语义用法有三类：①指示容许、②心理诱发、③他动。因日本语记述文法研究会（2009）中的“能动使役句”与“受容使役句”所表述的语义接近，且均与汉语“让”字句对应，本文将两者合为一类：“指示容许”。另外，由于日本语记述文法研究会（2009）中的“原因使役句”均表达被使役者的某种心理活动，基于“使役者对事态的干涉或影响”的分类基准，本文将其改称为“心理诱发”。

杨凯荣（1989）、顾伟（2006）等的研究不同程度探究了汉日特有的语义用法的不对应现象，但未曾关注共通语义用法的汉日差异。例如共通语义用法的他动用法，日语「人は社会文化を維持させている」成立，而汉语“＊人让维持社会文化”则不成立。下面逐一探讨汉日共通语义用法的异同及互译形式。为便于阅读，以下用“N1”表示使役者，“N2”表示被使役者。

①指示容许

指示容许类使役句，表示N1通过语言或肢体动作向N2发出某种行为指示、许可或放纵，N2受其推动进行该行为。此用法可谓使役句的中心用法，通常N1、N2均为人物，谓语多使用“买、写、读、去、学习”等意志性动作动词。

因指示容许类的N1、N2之间存在人与人身份地位的上下高低、帮助受惠关系，此用法还可分为礼貌受惠和非礼貌受惠两类。

①A 非礼貌受惠

通常情况下，此类句式中N1的身份地位高于N2。因此，两者关系多体现为“父母”对“孩子”、“老师”对“学生”、“上司”对“部下”、“医生”对“患者”等（也可是同等关系）。

（6）a. 只是每天三顿饭让孩子端过一些东西给丈夫。（对译《活动变人形》）

b. 三度の食事はとにかく子供に運ばせたが，<省略>（对译『应報』）

（7）a. 一家长年在印度开展业务的日本公司，从印度工程师中选拔出几名成绩卓著者，让他们到日本去参观旅行。（对译《适应的条件》）

b. インドに長く進出しているある日本の会社で，インドの技師の中で成績優秀なのを数人えらんで，本国に見学旅行をさせた。（对译『適応の条件』）

（6）中“母亲”对“孩子”做出了“端东西”的指示；（7）中“公司领导”对“职员”做出了“出差学习”的指示；而（8）则表示“父亲”对“孩子”“结婚”一事的不容许、不许可；（9）表示“听者”对“我”“这样做”的放纵、放任。日本语记述文法研究会（2009）指出日语在使役动词后附加「てやる」「てもらう」「てくれる」等可明确表达容许语义，附加「ておく」可明确表达放纵语义。

（8）a. 只要我呆在这里，他就决不让我同别人结婚。（对译《雪国》）

b. お前がこの土地にいる間は，誰とも結婚させない。（对译『雪国』）

（9）a.「いいんです。ただ、こうさせておいて下さい、暫く」（对译『あした来る人』）

b. “不要紧。让我这么呆一会儿就可以的。”（对译《情系明天》）

通过以上例句分析可见，指示容许类中非礼貌受惠的情况下，“让”和「させる」呈对应关系，可以互译。

①B 礼貌受惠

此类句式中N1的身份地位居N2之下或同等级别。下面先看汉语的情况。

（10）a. 得往区里反映反映，让领导亲自来，帮咱们一块儿给他治病。（对译《活动变人形》）

b. 区に報告して指導者じきじきに来てもらっていっしょにあれの病気をなおすことにしたらいい。（对译『应报』）

（11）a. 大泉哥俩在地里刨下一个树根，你都背不回家，还得让二林到半路上接你。
（对译《金光大道》）
b. 大泉さんと畑で樹の根っこを掘ったときにも，あんたはかついで帰れねえで，途中で二林にかわってもらう始末だったじゃねえか。（对译『輝ける道』）

（12）a. “你找小学校的姜老师呀！让他编个能表达咱们心意的词句，写在大红纸上。”
（对译《金光大道》）
b.「小学校の姜先生に頼むんだな。先生に，おれたちの気持にぴったりの言葉をえらんで，赤い紙に書いてもらってくれ」（对译『輝ける道』）

（10）中N1、N2是“说话者”对“领导”下对上的关系。（11）由于“背不回家”，“说话者”拜托“二林”帮忙，含N1接受N2恩惠的语义。（12）中“说话者”向地位居高的“姜老师”提出“写字”的请求，隐含礼貌和受惠双重语义。如（10b）（11b）（12b）所示，日语一般用「てもらう」（或「ていただく」）表达。除特殊语境，如「*指導者に来させる」「*先生に書かせる」之类的「させる」句不成立。受礼貌受惠的语义限制，「させる」句中不会出现敬语动词「*いらっしゃらせる」「*召し上がらせる」等。

指示容许类汉日使役句的异同和对应关系可总结如下：“让”和「させる」在表示非礼貌受惠时呈对应关系可互译。两者差异在于“让”可隐含礼貌受惠语义，而「させる」不能。日语多使用「てもらう」「ていただく」句式表达礼貌受惠。

②心理诱发

心理诱发类使役句，表示N1诱导引发N2无意识的情感或思考等心理活动。此用法中N1多为人物或事件，N2为人物，谓语为“高兴、惊讶、感动、思考”等表达心理活动的动词。

此用法中的谓语形式可分两类，一类诸如“高兴、感动、担心”等表示单纯心理活动的词，一类诸如“看了放心”“想起就生气”等体现某种感知或认知触发心理活动的复合表述。

②A 单纯心理

中岛悦子（1994）认为「疲労が却って彼女を興奮させた」之类的「させる」与汉语“使”对应，而译成“让”则不自然。孙艳华（2001）对此持反对意见，强调“我也许会发火，还会让你为难”的“让”字句成立。下面，让我们通过语料库实例分析，重新探讨此问题。

（13）a. 我忘不了我们同学的日子，不忍心让你失望而归。（对译《人啊，人》）
b. おれは在学中の日々を忘れられず、君を失望させて帰すに忍びなかった。
（对译『ああ，人間よ』）

（14）a. 让孙悦了解，我是一个有气度的人。
（对译《人啊，人》）
b. 孫悦に，私だって気概があるってことを分からせてやるわ。（对译『ああ，人間よ』）

（13）（14）分别表示“我”诱发“你”（N2）产生“失望”的心理、“我”诱发“孙悦”（N2）转变为“了解”的心理。其中N2分别为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此时「させる」与“让”可互译。但是，当N2为第一人称时，如（15c）所示「させる」则显得很不自然。

（15）a. 她们这么放心王建军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感动，心里暖暖的。（对译《插队的故事》）
b. 王建軍がわれわれと一緒にいることに安心しきっている彼女たちの態度に私たちは感動し，心が暖かくなるのを覚えた。（对译『遥かなる大地』）
c. ?王建軍がわれわれと一緒にいることに安心しきっている彼女たちの態度が私たちを感動させ，心を暖かくさせた。
（笔者造句）

众所周知，汉语中N2经常以第一人称“我、我们”或者“人、人们”的形式出现，而「させる」中较少出现第一人称（除使役被动句）。佐治圭三（1992）曾指出外国人日语学习者常犯的心理诱发类使役句的语病，大多起因于N2是第一人称。如（15）所示，当N2是第一人称时，日语一般使用能

动句。不过，我们偶尔也会发现诸如「その人の態度が私を戦慄させた」之类的句子，对此佐治圭三（1992）指出此类表达颇具外语直译的腔调。

②B 感知心理

以往的研究仅涉及②A单纯心理的使役句，但未曾关注类似（16a）的②B感知心理类句式。

（16）a. 她们一遍又一遍地唱下去，一天又一天地唱下去，也许是一代又一代地唱下去，让你听了想上吊。（对译《活动变人形》）

b. 母と伯母は日に何回も、何日も歌いつづけ、もしかすると何代も歌いつづける気だ。あの歌を聞くと首でも吊って死にたくなる。（对译『応報』）

c. *母と伯母は日に何回も、何日も歌いつづけ、もしかすると何代も歌いつづける気だ。あの歌を聞くと首でも吊って死にたくさせる。（笔者造句）

（16）中“她们的歌”是诱发“你”“想死”心理的原因，其心理活动的成立需要“听”这一感知过程的介入。众所周知，汉语中不乏“听了悲伤”“看了害怕”“想想就高兴”等表示感知心理的使役句。如（16c）所示，「させる」不成立，日语需要用（16b）之类的能动句来对应。

心理诱发类汉日使役句的异同和对应关系可总结如下：表示单纯心理且N2并非第一人称时，「させる」和“让”均成立，可以互译。表示感知心理或N2为第一人称时，“让”成立而「させる」不成立，对译的日语一般使用能动句。

③他动

他动类使役句，表示N1引发N2的某种无意识的状态变化。此用法N1、N2均可为人物或事物，谓语为“促进、实现、发展、恶化”等表示状态变化的动词。

因「発展、悪化」等自动词无对应的他动词，日本语记述文法研究会（2009）将「社会を発展させる」之类可表达他动词语义的「させる」句称为他动使役句。本文认为他动词、自他两用动词也存在此用法，如「経済を促進させる」「夢を実現させる」等可视为同类。下面根据动词的自他属性和汉日对应关系分三种情况展开分析：汉日对应的自动词和自他两用动词作谓语、汉日对应的他动词作谓语、汉日自他不对应的动词作谓语。

③A 汉日对应的自动词和自他两用动词作谓语

谓语为自动词时，日语可根据语境需要在表示状态变化的自动词后添加「させる」，表达近似他动词的语义。虽然汉语“让”句也具备此类语义用法，但部分“让”字句需添加一定句子成分。

（17）a. それは金融危機を悪化させるだけであろう。（BCCWJ『金融グローバル化の危機』）

b. 那只会让金融危机恶化。（笔者造句）

（18）a. 奥さんがバットで社長の頭を殴り，死亡させてしまいました。（BCCWJ『Yahoo!知恵袋』）

b. *妻子用棒子殴打社长，让他死了。（笔者造句）

c. 妻子用棒子殴打社长，让他失血过多死了。（笔者造句）

如（17a）所示，汉语表示“恶化、成功、发展”等具有阶段性变化的不及物动词与“让”的搭配比较自由。而如（18）所示，“死亡、诞生、停电、存在”等不具备阶段性变化的不及物动词，则需要通过添加“失血过多”等表示程度、原因等句子成分后，“让”字句才成立。

接下来，考察汉日动词呈对应关系的“实现、完成、增加、减少”等自他两用动词做谓语的他动使役句（以下例文中的斜体部分为本文所加）。

（19）a. 誰にも夢があり，*夢を実現させたい/実現したい*と考えている。（BCCWJ『「縮少均衡」革命』）

b. 谁都有梦，也都想实现梦想/让梦想实现。（笔者造句）

（20）a. 被保険者の数を *増加させる/*増加する*という方策しか選択の余地がない。（BCCWJ『少子高齢化時代の自治体と社会保障政策』）

b. 只能选择？让参保人数增加/增加参保人数。（笔者造句）

如（19）所示，汉语和日语的使役形和他动词均成立。有意思的是，日语（20a）用他动词特别不自然，而汉语（20b）用“让”则不太自然。（19a）中“说话人”（N1）通过个人努力，可以使自己的梦想成真。（20a）则不同，其“参保人数增加”这一事态的成立，仅靠N1个人努力难以实现，往往受“员工们的推广”“参保人的意愿”等诸多外在因素影响。显而易见，日语使用「させる」句（20a）中N1对事态成立的掌控度较低。汉语情况则不同，与（20b）类似的他动句有“帮他实现梦想”“帮他完成报告”“增加生产量”“减少生产量”等都比较自然。我们认为（20b）中的他动句不受N1的掌控度影响，当谓语动词为自他两用动词时，汉语倾向使用他动词。

③B 汉日对应的他动词作谓语

寺村秀夫（1982：299）对日语使役态的分析到位，其中指出使役和间接被动的共通点在于，两者均表达位于事态外的第三者对该事态的参与方式。由此可见，通常情况下使役应在原有能动句基础上增添一个动元。但是，我们发现了例外，如「人は社会文化を維持させている」以及（21a）中的「私は…イベント企画を促進させております」所示，「させる」句的动元并无增加。

（21）a. 私はあくまでも自分のイベント企画を促進させておりますので，売、れ線狙った芸能活動とは随分異なります。（BCCWJ『Yahoo! ブログ』）

b. *我只不过是让促进活动策划，跟以出名为目的的演艺活动大有不同。（笔者造句）

c. 我只不过是促进活动策划，跟以出名为目的的演艺活动大有不同。（笔者造句）

而汉语如（21b）所示，“让”字句不成立，需使用（21c）的他动词来对应日语。另外，部分句子添加动元（N2）后“让”字句可成立。

（22）a.剣は麻世の手にある。この状況で，剣のパワーを発揮させて，敵を撃退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BCCWJ『一千年の陰謀』）

b. 剑在麻世手中。这种情况下，不能让剑发挥威力，击退敌人。（笔者造句）

汉语中“*不能让发挥剑的威力”不符合句法要求，如（22b）所示，可以将“剑”转化为N2后，作为一个动元添加到“让”字句中。

③C 汉日自他不对应的动词作谓语

汉语和日语中有少数的自他属性不对应动词，例如日语「孤立」是自动词，而汉语“孤立”是他动词；日语「飲む」是他动词，而汉语既有不及物动词“喝”也有及物动词“喂”。不难推测，汉日使役句会因为谓语动词属性的差异而呈现不对应关系。

（23）a. 母は赤ちゃんにミルクを飲ませる。（笔者造句）

b. 母亲给孩子喂奶。（笔者造句）

（24）a. 倪吾誠一人を母屋に「孤立」させたのだ。（对译『応報』）

b. 把倪吾诚一个人“孤立”在三间正房里。（对译《活动变人形》）

此类句式的汉日对应关系直接依赖于谓语动词的对应情况，汉日基本上呈不对应关系。当汉语或日语中一方缺乏他动词时，需用使役句对应另一方。

3 汉日特有的语义用法

很多学者已指出汉语使役句较日语的语义用法多、使用范围广，而“让”特有的语义用法主要聚焦于“间接命令”用法。

3.1 “让”特有的语义用法

“让”特有的语义用法有三种：④客体原因、⑤间接命令、⑥行为规定。

④客体原因

客体原因类使役句，表示N2的动作客体作为N1，因其特殊性而引发N2长时间进行某行为。谓语多为“看、找、写”等意志性动作动词。

周红（2005）在分析汉语使役句范畴时谈及此用法，而未曾关注以往的汉日对比研究。

（25）a.《晚报》上的一条国内消息让我看了很久。（CCL）

b. 私はしばらく『夕刊』のある記事を読んでいた。（笔者造句）

c. *『夕刊』のある記事は私にしばらく読ませた。（笔者造句）

（25a）表示“一条国内消息”（N1）因其特殊性（恐怖、罕见等）导致“我”（N2）花费较长时间“看”N1。例如，汉语有“这本书让我找了三年”“一箱苹果让我吃了一个月”之类的句子，而日语「させる」则不成立。汉日呈不对应关系，如（25b）所示，对译的日语使用他动词。

⑤间接命令

间接命令类使役句，表示N1通过语言或肢体动作要求对方进行某行为。其句法构造与指示容许类相似，N1、N2多为人物，谓语为“买、写、读、去”等意志性动词。荒川清秀（1977）将汉语的此类用法称为“命令的间接化”。其与指示容许类的差异在于，句子自身不包含N2动作实现的语义。

（26）a. 我不让他去。他还是去了。（对译《人啊，人》）

b. 行くなと言ったのに、彼は行ったのだ。（对译『ああ、人間よ』）

c. *行かせなったのに、彼は行ったのだ。（笔者造句）

例（26）中“我”（N1）对“他”（N2）提出了“不要去”的要求，但结果“他还是去了”。汉语中此用法很多，而「させる」句则不成立。杨凯荣（1989）等研究已指出对译的日语用「～と/ように」+「言う/頼む」之类的表示间接命令的句式。除此之外，如（27c）所示还可用「させようとする」这种复合表达。

（27）a. 许老太太连拉带扯，要让他吃口东西，也没有把他留住。（对译《红高粱》）

b. 許ばあさんは昼を食べていくようにと何度も引き止めたが、かれはきかなかった。（对译『赤い高粱』）

c. 許ばあさんは昼を食べさせようとしたが、かれはきかなかった。（笔者造句）

⑥行为规定

行为规定类使役句，表示N1对不特定人群进行某种行为的规定。此用法中N1往往为公共场所，N2为不特定人群，文中经常省略N2。

此用法在以往的汉日对比研究中未曾提及，因其句法构造与指示容许、间接命令相同，表述语义相近，作为汉语特有的语义用法，本文将其纳入研究范畴。

（28）a. 莫高窟的洞穴内，一律不让拍照。（CCL）

b. 莫高窟の洞窟の中は，一律撮影禁止。（笔者造句）

c. ?莫高窟の洞窟の中は，一律撮影させません。（笔者造句）

（28a）表示在公共场所“莫高窟的洞窟”，不支持、不许“客人”在此“拍照”。「させる」无法表述此语义，如（28b）（29b）所示，对译的日语可用「禁止」「てもいい」等表示禁止或许可的表达。

（29）a. “乐二叔，金銮殿到底在哪儿呀，让看吗?”（对译《金光大道》）

b.「楽二叔、金鑾殿ってのは一体どこにあんの、行ってみてえんだ」（对译『輝ける道』）

c. *「楽二叔、金鑾殿ってのは一体どこにあんの、見させますか?」（笔者造句）

3.2 「させる」特有的语义用法

「させる」特有的语义用法有两种：⑦反身、⑧责任。

⑦反身

反身类使役句，表示N1身上的所属部分N2发生无意识的动作或变化。此用法中N1为人、植物或物体，例如“她、樱花树”等；N2为N1的一部分，例如“肩、眼、腿、花、果实”等，宾语多为“颤抖、闪烁、晃、开、结”等自动词。

（30）a. 寒そうに肩を顫わせた。（对译『雪国』）

b. 她感到有点冷似地颤抖着肩膀。（对译《雪国》）

c. *她感到有点冷似地让肩膀颤抖。（笔者造句）

（31）a. 墓所の段の上に植わった二本の椿の花だけは、春ともなると大輪の紅白の花を咲かせて、ひそかに匂ってくる。
（对译『越前竹人形』）

b. 一到春天，只有种在坟地那一段的两株山茶花开出硕大的红白花朵，暗香阵阵。
（对译《越前竹偶》）

c. *一到春天，只有种在坟地那一段的两株山茶花让硕大的红白花朵开，暗香阵阵。
（笔者造句）

（30a）表示“她”（N1）无意识地做出“颤抖”“肩膀”（N2）的动作；（31a）表示“山茶花”（N1）自然发生“开”“红白花朵”（N2）的变化。日语小说中的人物和景色描写部分常出现此类「させる」句，而“让”字句不成立，对译的汉语如（30b）（31b）所示使用能动句。

⑧责任

责任类使役句，表示因N1的放任、失职等导致其管控范围内的N2发生某种不如意事态而感到自责。N1为人物，N2为人物或物体，谓语用“死、受伤、腐烂、枯萎”等负面词义的自动词。早津惠美子（2016：293）指出「生まれて一年めの男の子を死なせてしまうし」与「生まれて一年めの男の子に死なれてしまうし」的语义接近，很多研究就此用法探讨过使役与被动的语义接近问题。

（32）a. 我が家では最近ガンで一匹死なせました。7歳でした。（BCCWJ『Yahoo!知恵袋』）

b. 我家最近因为癌症死了一条狗。（笔者造句）

c. *我家最近因为癌症让一条狗死了。（笔者造句）

（32a）表示“我”（N1）作为主人，因照顾不周等原因导致“我家狗”（N2）“死了”，而感到自责。此类「させる」句的文中常伴随直接原因，例如（32a）可理解为，“家犬死亡”的间接原因是“我”的失职，而直接原因是“癌症”。“让”字句不具备此用法，对译的汉语可使用“死了/害死”“把饭弄馊了”之类的表达。

4 结　语

本文借鉴日语使役句近期的分类成果，以“使役者对事态的干涉或影响”为统一分类基准，将“让”和「させる」的语义用法分为八类。基于语义用法新分类，通过三种语料库的实例分析，重新梳理了“让”和「させる」的句式特点、对应关系及互译形式。

考察结果如下：1）“让”和「させる」共通的语义用法有①指示容许、②心理诱发、③他动。其中指示容许类表示非礼貌受惠时两者呈对应关系，表示礼貌受惠时则不对应，日语一般使用「てもらう」「ていただく」等句式；心理诱发类当N2为第二或第三人称、表达单纯心理时两者呈对应关系，当N2为第一人称、谓语表示感知心理时「させる」不自然，日语使用能动句对应；他动类的汉日对应关系主要依附谓语动词的属性（自动词、他动词、自他动词）以及汉日动词的自他对应情况。2）“让”特有的语义用法有④客体原因、⑤间接命令、⑥行为规定。客体原因类的日译使用能动句；间接命令类的日译使用「～と/ように」+「言う/頼む」或「させようとする」等句式；行为规定类的日译使用「禁止、てもいい」等表示禁止或许可的句式。3）「させる」特有的语义用法有⑦反身、⑧责任，两者的汉译均可使用能动句。

例句出处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检索系统”
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KOTONOHA“现代日本语书面语均衡语料库”（2008版）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中日对译语料库”（2003版）

注

[1] 早津恵美子.朝倉日本語講座6文法Ⅱ[M]//第五章使役表現.北原保雄監修尾上圭介編集.東京：株式会社朝倉書店，2004：128.
[2] 森田良行.日本語文法の発想[M].東京：有限会社ひつじ書房，2002：194.
[3] 日本語記述文法研究会編集.現代日本語文法２[M].東京：くろしお出版，2009：261.

参考文献
马小兵，翁家费编著.日语笔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冯宝珠.日中両語における使役表現の対照研究—「させる」構文と「動補構文」を中心に[D].台北：致良出版社，2001.
齐沪扬主編.对外汉语教学语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张斌主编.现代汉语描写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周紅.现代汉语致使范畴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宛新政.现代汉语致使句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顾伟.从翻译角度分析日汉的使役句[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2）.
熊仲儒.现代汉语中的致使句式[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楊凱荣.日本語と中国語の使役表現に関する対照研究[M].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89.
孫艶華.中日使役表現の対照研究ー「セル・サセル」と「使，令，叫，讓」との対応関係[J].日本文化研究（静岡県立大学短期大学部），2001（13）.
中島悦子.日中対照研究ヴォイスー自・他の対応・受身・使役・可能自発[M].東京：株式会社おうふう，2007.
中島悦子.日中対照研究—使役・「もらう」・「よう（に）」構文と“讓”構文[J].国文目白，1994（33）.
寺村秀夫.日本語のシンタクスと意味[M].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82.
早津恵美子.現代日本語の使役文[M].東京：有限会社ひつじ書房，2016.
米麗英，任福.日中使役表現における対照分析[J].徳島大学国語国文学，2005（19）.
杉村博文.中国語文法教室[M].東京：大修館書店，1994.
佐治圭三.外国人が間違えやすい日本語の表現の研究[M].東京：有限会社ひつじ書房，1992.
林彬.日中両言語における使役表現の対応関係に関する考察ー中国人学習者の誤用分析を中心に[J].京都外国語大学日本語・日本文化研究，2006（12）.
荒川清秀.中国語における「命令」の間接化について[J].中国語研究，1977（16）.
高見健一.受身と使役[M].東京：開拓社，2011.
高橋弥守彦.日中両言語における使役のむすびつき[J].日中言語対照研究論集，2013（15）.
庵功雄，高梨信乃，中西久実子，山田敏弘（著）.白川博之（監修）.中上級を教える人のための日本語文法ハンドブック[M].東京：株式会社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2001.

作者简介：胡君平（1979—） 女 汉族 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日语语言研究、日语教育研究
联系方式：E-mail：1353297356@qq.co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ausative Sentences Using "Rang" and "Saseru": A New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Semantic Usage

Abstract: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ausative sentences was mainly based on the early classification of Japanese "saseru" in causative form. This study takes both the unique semantic usage of Chinese causative sentences and the recent categorization of Japanese causative sentence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tries to reorganize the semantic usage and sentenc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ausative sentences using "rang" and "saseru" and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m.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non-correspondence in the Chinese-Japanese translation of causative sentences. The common semantic usages of both include permission, psychological induction, and transitive verbs, which all have correspondence and non-correspondence. The semantic usages including objective cause, indirect orders and behavioral rules are unique to Chinese. The semantic usages, including reflexive and responsibilities, are unique to Japanese.
Keywords: rang; saseru; the causative; semantic usage;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Author's Information:
Hu Junping (Female) Year of Birth: 1979
Lecturer at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Japanese Linguistics,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mail: 1353297356@qq.com